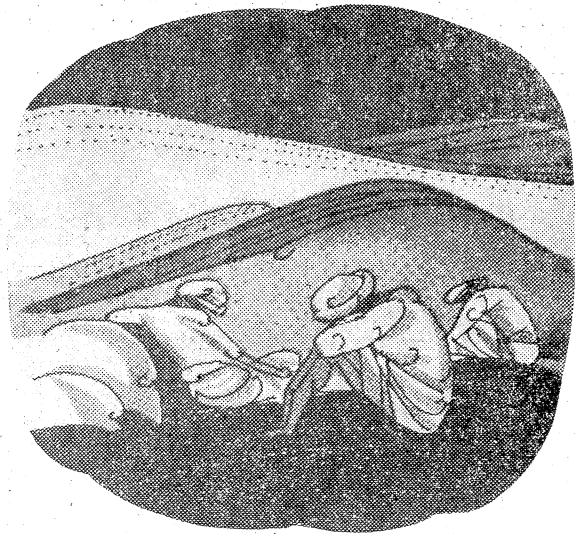


—九十之話童度印

沙漠的旅人

廖玉嬌譯



不知從那裏起點，也不知終點是什麼地方，一望無垠的大沙漠中。一群毫無目的的旅人，氣喘如牛地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在向前走。

身上背着笨重的東西，兩手携帶着必須用的食器，默默無言的只管走路。

火辣火辣的太陽，像火燒灼似的一點也不放鬆地施威，毫不客氣的直射着這些旅人們。熱風吹起一陣陣的沙粉，儘向人們的臉上撲打，幾乎無法睜開眼睛。

他們，因為長途的跋涉，已經疲乏到極點，更可憂愁的是所帶的水量，早已一乾二盡。大家只想着要水喝，東張西望的求水。

突然，在天空上出現了雲塊，大家以為快要下雨了。高興的大呼

，緊張的心一直跳着，仰望那雲塊，祈求快點下雨。但無心的烏雲，竟不經意的悠然飄過。連一點水都下不哪。

糜爛的嘴角，終結成了白色的疤，乾枯的喉嚨，不斷的發出咯嚕咯嚕的聲音。只有兩隻眼睛，閃爍發光。好一幅猙獰可怖的容貌呵！

有水的時候，大家還很和氣的，笑嘻嘻的，是一片和靄的氣氛，互相幫助，過着快樂的旅行生活。水漸漸的減少了，人們的情緒也隨着水減少下去。爲了那麼一滴水，也就吵起架來，你爭我奪。眼中更無父子、兄弟、朋友的存在。到底底是醜陋的、卑劣的，互相憎恨，互相隱藏，只有自己而沒有別人。起初，如果有一個人病倒了，

大家都還忙着照料，看護或是安慰。如今呢？滴水全無了，人情亦全無了。那裡還顧得及他人的事情呢？偶然聽到後面有人撲倒的聲音。可是已沒有一個人肯掉回頭去看個究竟。

你妬我，我嫉你。冷酷的心情，一天一天的增加。爲了一點點小事，也得吵鬧不休。剛強而有腕力的，可以打倒別人。孱弱而無力的，就被別人打倒。實在悲慘極了！

在沙漠中，常有叫做海市蜃樓的東西，出現在地平線上。在旅人們的眼前，出現了充滿澄清碧綠的水池，已被炎熱的熬煎，口渴已極的旅人們，一看見了水池，口裡嚷着「水啦！水啦！」直向水池拼命奔去。但是這不是水，剛才的水池，原是一片火炭似的熱砂山。若是不幸陷入了砂山，就無法再拔腳終於致人於死地。疲乏無力的四體，不久被吹來的砂風包圍，不一會兒就一個接一個地永遠埋伏在沙地下啦。

這邊那邊，到處只見一條一條的白骨。他們都是這樣被砂風埋沒而失命的。那是多麼悲慘，多麼可怖的一個死的鏡頭呢。

有一天，旅人們偶然發現了濃黑的雲塊，在遙遠的天空上漂浮，漸漸的向這邊飛來了。

「呀！雨來了！雨來了！」有的趕緊從帶着的器具裏，找出盛水的水壺；有的抬頭眺望烏雲合掌喃喃祈禱；有的張開手掌預備承受雨水；更有些人已竭盡了力氣無法站住囉，只好仰臥在地上張開大口，等待渴望的雨水落下來！但是烏雲，竟是無情的，它不

但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，只是嘩啦啦的下了幾滴水，不過把身上淋濕了些。接着火傘似的太陽又重新逞顯它的威力，火辣火辣的更加猛烈的直射着他們。大家大爲失望，精神之地的，不安的心情，燃起了滿肚子的忿氣，看着所有的人都是仇敵了。全是仇敵的聚會，又豈能不暴露出醜惡的群像呢。

但，在這些凶惡的目光閃閃，互相憎恨的人群裏，只有一個人，無論發生了什麼，他好像從不經意地，只管沉默走路，他是一個真能忍辱負重的男子漢。

魁偉的身材，比普通人大一倍的力氣，溫和可親的神態。他從來沒有同別人吵過一次架，發過一次脾氣。一直往前走着。一天，忽然他發現了，從砂地下伸出的一支青草的嫩芽。

「喂！大家停步。有水啦！有水啦！把這地下挖開，一定有水啊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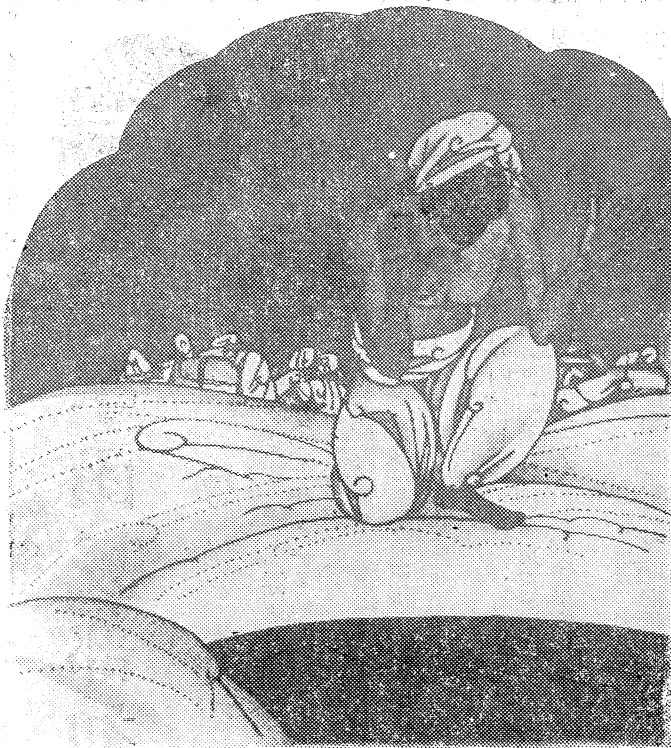
這漢子第一次開口說話了，並且，把背上背着的東西，往地上一放，找出了挖土的工具來。

「大家幫忙吧！在這裡一定有着水源！」

但是，大家懷着滿心的疑惑，這漢子的話，竟沒有一個相信他的。尤其是那疲乏得像棉花一樣的身體，誰也沒有力氣能拿得起這挖土的工具。

「誰都不願意嗎？好！那就我自己來吧！」

那漢子拿定了主意，向乾涸的砂地用力的往下一鏟。挖出的沙土，又紛紛往下流去，剛挖開的空穴



，立刻又被塞滿了。可是他並不失望，也不灰心，更專心一致的，不斷的舞動着他的鐵鏟。

「祈禱有何用？依賴有何用？那只是一場空想。水有水的來源，把那水源掘開就成啦！」

沒有一個人理睬他，也沒有一個人願意動手幫助他，或者鼓舞他。只有那漢子一個人在那裡默默地工作。乾枯的喉嚨，疲憊的身體，幾乎全身動彈不得了，身內所有的水分已被榨出成爲汗水滾滾流下，眼睛不斷閃出星星般的火花。

「一定有，一定有水。一定能找出水源。只要有了水，旅人的鬪爭便能止息，也就到了和平的時代

啦！」

這漢子倒了又起來，起了又做，竭盡精力，一直往下一層又一層的掘下去，被掘開的速度雖然是那麼緩慢，但一寸又一寸，漸漸的掘到了深處。

一天，二天，三天……只管拼命的找尋水源，專心一意的漢子，忽然感覺腳下，觸到一股涼氣。

「啊！」轉眼往下一看，散散的砂土間滲出了一點兒的濕氣。

「哦！是水。」那漢子用腳尖在沙地上挑了一下，好像應聲而出的，骨碌碌的果

真湧出水來了。

「冷冷的……水，清清……的」

泉水漸漸湧出。爲了防備沙再流入空穴裏，上面掘開較廣的井口，已經充滿了清涼的泉水。那漢子凝視着滾滾的水，感慨無量，歡喜的，忘記了自己乾枯的喉嚨，也忘了喝水。

那些累疲的人們，只貪圖着睡眠，黎明的星星，閃爍着光輝，投入水中，被滾出的水，急劇的撞碎，像盛開着白茫茫的銀花。

「大家有水啦！」那漢子忽然大叫起來。

「水！水！爲了沒有水，不知忍受了多少的痛苦。有的看見了水的幻影，埋在熱沙山；有的渴望着水，竟鬧的發瘋癲；有的爲了水親人變了仇敵。……大家變成殘酷而卑賤的樣子，度過不安的日子。現在一切都解決了。恐怖已成過去

；悲哀痛苦亦無影蹤；大家的心地

，回復了和平，大家又重爲親密的善友，互相幫助，互相度着愉快的生活。

「有了水，草木亦成長，綠蔭樹下，三五成群的人們，歡歡喜喜的笑着，像在眼前，唉！多麼幸福，多麼快樂！」

那漢子自言自語的呼喊。懷着滿腔歡喜之心，向着不斷滾滾湧出來的泉水，合掌祈願。

從夢裡醒過來的人們，一個個聚集來了。大家圍繞着這位偉大而勇敢的男子漢，感激地，不知該說些什麼，只好不斷的稱謝，都一齊舉那漢子朝着泉水合掌祈願。

小朋友！那漢子到底是誰呢？不是別人。就是我們天天念念不忘的阿彌陀佛。他老人家還沒有成佛以前，叫做法藏菩薩。他爲了苦海的衆生，像那好漢一樣的掘發了水源，解救了沙漠中的旅人。

編後久無餘地，好幾期都沒有補白了，今天空出這麼一塊小地方，也就隨緣湊上幾句，反正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話，說不說都一樣。

可是本期本刊的內容上，稍有不同，卷頭語改選歷代祖師語錄，這一期是蓮池大師的「經教」，語雖短而意味長，希讀者善體會之！

本刊爲響應念生長者的呼籲，已托人捐助港調景嶺難民營觀音義學港幣一百元，希各界善信菩薩，多多發心，不論多寡，聚沙猶能成塔，一錢可當六錢用，功德不可稱計也。

編者小言 本期的新作者有：陳明德居士，陳銘璿居士，張福慧居士等，都是青年有爲的新進作家，我們希望經常有他們的作品，與讀者見面！

函授部開始了，但限於人力，我們只能收一百名爲止，目前餘額不多，報名從速！其中最值得人欽敬的是八十一歲高齡的葛曉凡老居士，他曾任四任縣長，十任司法官，爲了求聖智，亦報名參加爲函授學員，這種爲學的精神，是足爲青年人所應效學的！